寒山詩闡提記聞

中



寒山詩闡提記聞卷第二

貪人好聚財恰如梟愛子子大而食母財多還害已散之即福生聚之即禍起無財亦無禍鼓翼青雲裡

梟愛子楞嚴第七如破鏡鳥以毒樹果抱為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或在史孝武本紀

○評曰此詩責富貴害人示清貧樂已

去家一萬里提劍擊匈奴得利渠即死失利汝即殂渠命既不惜汝命有何辜教汝百勝術不貪為上謀

謀字一本作謨字通鑑註外夷傳歷代名以異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元曰蒙古明曰韃靼

○評曰以不貪兩字爲主意不貪兩字可子細吟玩
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菩薩道忍辱護眞心
遺教經曰女等比丘若有人來節節支解當自攝心無
令瞋恨亦當護口勿出惡言若縱恚心則自妨道失功
德利忍之爲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爲
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
不名入道智慧人也所以者何瞋恚之害則破諸善法
壞好名聞今世後世人不喜見當知瞋心甚於猛火常
當防護勿令得入劫功德賊無過瞋恚白衣受欲非行
道人無法自制瞋猶可恕出家行道無欲人而懷瞋恚
甚不可也譬如青冷雲中霹靂起火非所應也忍辱六

波羅蜜經冤親平等罵詈打擲嗔恚不起曰是忍辱
惡趣甚茫茫冥冥無日光人間八百歲未抵半宵長此等
諸癡子論情甚可傷勸君求出離認取法中王
列子力命篇曰彭祖壽八百歲
○評曰王有多種有梵王有帝釋天王有四王有轉輪
聖王有神王有閻羅法王及大力鬼王有八龍王有乾
達婆王乃至摩睺羅王等就中最尊最貴最大最上者
無越心王是道法中王人人具有無一箇欠少底人如
何得識取曰你只於一切處時時點撿即今聽法底是
何物恁麼尋覓底又誰靜中鬧處點撿無間斷不日朝
謁法中王纔出現則梵釋四王日月星辰艸木國土有

情非情同時打失渾身佛祖亦須乞命何故如此佗曾
燈下不截爪所以道釋迦彌勒猶是伊奴且道伊是誰
世有多解人愚癡徒苦辛不求當來善唯知造惡因五逆
十惡并三毒以爲親一死入地獄長如鎭庫銀
五逆十惡三毒共見三藏法數鎭庫銀或曰異域人爲
鎭護府庫災布銀於柱礎下此說可也雖然未見本據
天高高不窮地厚厚無極動物在其中憑茲造化力爭頭
覓飽暖作計相噉食因果都未詳盲兒問乳色
天高地厚詩正月篇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
不敢不蹐作計相噉食列子說符篇曰齊田氏祖於庭
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

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鴈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
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
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
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是蚊蚋
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爲虎狼生肉者哉
又楞嚴經四曰則諸世間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吞
食又曰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如是乃至四生
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噉盲兒涅槃經十三曰如生盲
人不識乳色便問他言乳色何似他人答曰色白如貝
盲人復問是乳色者如貝聲耶答言不也復問貝色爲
何似耶答曰如稻米粖盲人復問乳色柔輭如稻米粖

耶稲米粖者復何所似答言如雪盲人復言彼稲米粖
者冷如雪耶雪復何似答言猶如白鶴是生盲人雖聞
如是四種譬喩終不能得識乳眞色

天下幾種人論時色數有賈婆如許夫黃老元無婦衞氏
兒可憐鍾家女極醜渠若向西行我便東邊走

賈婆衞氏蒙求中卷曰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克而
位三公初武帝欲爲太子取衞瓘女曰衞公女有五可
賈公女有五不可衞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
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勗並稱克女之
美乃定婚鍾家事文類聚前集二十曰鍾離春者齊無
鹽邑之女也爲人極醜自詣宣王願乞一見宣王召見

之乃擧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西
有横秦之患南有强楚之讎春秋四十壯勇不立一殆
也漸臺五層萬民疲困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强
於左右三殆也酒漿流湎以日繼夜女樂俳優縱横大
笑四殆也宣王喟然而嘆拜無鹽女以爲王后黃老者
應是指老子雖然考史記曰老子之子名宗既有子則
當有婦今所謂黃老元無婦者未之考也集中是例多
猶謂張三李四强不可論也

○評曰人生天地間各依宿福淺深善行多寡有娟有
醜有窮有富不知宿因所致亂自愛憎取捨彼西我東
大錯了也願貴其賢不執形摸自賢者多不肖者少乎

宣王受鍾離春寔賢明之君也可貴也
賢士不貪婪癡人好鑪冶麥地占佗家竹園皆我者努膊
覓銭財切齒驅奴馬須看郭門外壘壘松栢下
貪婪漢書南夷傳云蠻歠心貪婪難率以禮鑪冶後漢
書五曰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注曰鑄銅爲器械當
鑄冶之時扇熾其火謂之鼓鑄戰國策魏哀主篇有瞋
目切齒語壘壘列仙傳曰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雲
居山後化鶴歸集華表而吟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
千歳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壘
○評曰此詩呵貪求專不知無常迅速麥地占佗家者
譬茲有貪婪士一日行過豪家門絃歌遠聞水碓列鳴

一呼百諾至一笑萬人賀屋影靨山光家鶏滿水溝士
熟視黙計曰我若得此地與竹園毀屋宅以爲麥田下
種何十斛得穀何百車竹亦歳伐放何千竿得金何十
斤其富有陶朱猗頓亦不足羨於是怡悦忘蹈舞終行
而不知行雖然無得之計空搔首過而已
噴噴買魚肉擔歸餧妻子何須殺佗命將來活汝已此非
天堂緣純是地獄滓徐六語破推始知没道理
噴字疑囂字歟字彙吁驕切音鴞喧也又市曰囂猶律
世名市曰墟也交易市合則囂市散則墟也
○評曰徐六語破推堆字疑作碓可予此五字形容没
道理之三字

有人把椿樹喚作白栴檀學道多沙數幾箇得泥洹棄金
卻擔草謾佗亦自謾似聚砂一處成團也大難

椿樹栴檀古德歌曰所嗟世上岐途者終日崎嶇狂用
心平垣栴檀不肯取要須登涉訪椿林見宗鏡錄九泥
洹梵語涅槃或曰泥洹此曰滅度棄金擔草涅槃經九
曰譬如癡賊棄捨眞寶擔負艸木圭峯圓覺疏云擔麻
棄金聚砂古詩曰親友如摶沙放手還自散

○許曰禪有相似禪道有相似道涅槃有相似涅槃何
故只依見性不分明故也若欲得眞正底先須見性見
性卽是眞正道見性卽是眞正禪見性卽是眞正涅槃
也汝若不見性呼爲禪亦是相似禪呼爲道亦是相似
道然則不見性論禪說道豈是不相似僧所以達磨大
師曰欲成佛道先須見性寔知不見性修行佛道底人
與把椿樹作白栴檀呼梵鷄爲丹山鳳者一般底太癡
人縱有恒沙行人皆是相似行人而一箇無得眞正涅
槃者須知不見性行種種善道佛法底總是棄金擔草
慢佗自慢底鈍魔縱雖經塵劫精錬刻苦恰似聚砂成
團何日得成佛道

烝砂擬作飯臨渴始掘井用力磨甎那堪將作鏡佛說
元平等總有眞如性但自審思量不用閑爭競

烝砂楞嚴經六曰如蒸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祇名
熱砂何以故此非飯本砂石成故臨渴書植文曰渴而

後穿井饑而後植見韻瑞磨甎禪林類聚南岳讓禪師居南嶽時馬祖在彼住庵日唯坐禪師因往問云在此何爲祖曰坐禪師曰坐禪何所圖祖曰圖作佛師一日將甎一片於庵前磨祖曰磨此何爲師曰要作鏡祖曰磨甎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祖曰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祖於是悟旨於言下遂印心傳法

○評曰此詩述不見性成佛道大難意此句取楞嚴第一大意頌言若有行人一食卯齋去長坐不臥得縦雖鍊身臂指不了知自己元清淨妙體盡是誑欺戲論事而雖歷無量劫不能成就菩提恰如烝砂作飯終不能

救饑餒臨渴始掘井者言人臨必死命終時悲泣哀號而求出離底癡愚也夫人閑暇時鑿開池井者爲救渇乏急夫人春暄日耕破水田者爲免饑餒苦閑暇不鑿春暄不耕任冉過了佗日臨饑渇時俄掘井俄耕田爲知乎道不知乎渇没饑死數時可待矣大凡千室邑三家村有女夏日綴襤褸襤褸非夏日急非急綴爲救三冬苦寒大凡千室邑三家村有女冬白織葛布葛布非冬日急非急織爲備九夏煩暑冬不織夏不綴苦寒日其纏葛布乎煩暑日其懸襤褸乎且夫歳而無三冬者或有之人而無命終者未曾有實知不能無命終則何不營命終備且夫歳而無九夏者或有之人而無來生者未曾有實知不能

無来生則何不辨来生資命終往往有斷抹磨苦患來生往往有捺落伽嶮酸嗟呼夏懸繼縷懸又大大不難奈何彼命終苦患嗟呼冬纏葛布纏又大不難奈何彼捺落伽嶮酸其行則齎糧囊丸寢則顚戸養火娠則綴襁縫褓乘則執鞭見鞍是非事預而爲不豫備者哉特至不免命終不遁來生安然不顧何哉佗日至萬死競來日孤燈獨照時俄爾七狂八顚是所謂臨渇掘井者也用力磨甎者昔有至人擇石含明珠者重日磨磨礱功積則寶光隨手湧愚夫羨之擔一怪石來盡力磨磨來磨去石體銷磨盡終雖至粟粒芥顆大如魚目光燿者亦不得竟垂悔淚憂惱是無佗最初大錯故也行人

亦如此不本自心源亂自行萬行欲成就菩提是與彼怪石磨底愚夫無異問如何得本心源曰欲本心源先須見性問如何得見性曰若要見性就自心源參窮即今見聞覺知底是何物又即今要了知見聞覺知主底心在何處行住坐臥於內外中間單單研究至打成一片純一無雜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底時節心頭時時熱悶是眞箇參窮底好消息也必莫生恐怖依舊參窮廓然而無量刦來業識種子生死根盤和身心脫落大圓鏡光乍煥發天堂地獄十方法界一毫髮許不見佗物是即見性底端的也如祖師門下得之不爲足呼爲寒潭死水孤窠鬼窟總不顧振精神前進終蹈飜最後重

關如何是最後重關南泉遷化話疎山壽塔話趙州勘
婆因緣等是也有一般底認得自家見聞覺知底妄心
曰佛祖見柳則綠見花則紅我亦見柳則綠見花則紅
佛祖火煖水寒呼鴉不作鷺呼驢不作馬是即與佛祖
不隔毫釐現證也只要不染汚者般見解此即是寒公
所謂盡力磨甎底癡漢殊不知是即是生死大兆而
認賊爲子有一般底認得心源湛寂不動不搖底無分
別識爲佛心最上禪爲祖庭不傳底本分家舍至從珍
重護惜殊不知此是八識賴耶窟窟似如上禿奴輩到
台教法將三諦證得之遊履密乘碩德阿字透過之境
致夢亦不能量其邊表況復祖庭孤危真風可笑諸佛

頂上禪徒不特不及教家學者二乘聲聞遥優之此病
始遍五印中滿眞丹流到扶桑到不可起寔可悲我昔
聞唐宋諸祖往往悲嘆曰時當澆末佛祖惠命如懸絲
如一髮曳千鈞等語言予竊謂怪哉大唐國裏禪門宗
匠建法幢立宗旨如碁布如星列豈謂澆末豈有懸絲
憂是必警策後昆親切後來日域諸祖亦往往有此嘆
如大圓國師即言二十四流日本禪惜哉太半失其傳
予聞之大怪大恐久矣向后聞明師說從上疑惑頓解
悲法門危嶮甚切也熟憶此病根遠從金仙氏起到今
終到不可拔金仙初成道後恣著華嚴圓頓珍御寶聚
衣一切衆生恐怖不前驚走無返所以丁轉而著阿含

方便麁弊垢膩衣且設我空偏眞陝矮短小化城喝驅
四衆入彼隍壍裡令揩磨淨盡大凡四十年名此輩
爲長者無褌窮子二乘聲聞部類其後到方等彈呵時
淨名立門外切齒罵辱世尊在內晝夜呵責爲瘖瘂野
干種類一破摧彼城壘埋卻彼隍壍趕喝衆俄打失其
所窟托悉盡其所遁竄仰天悲泣懊惱而後提攜敎喩
遂推上法華一乘圓頓不思議寶處浡然藥病相治世
尊出世本懷盡成辦畢其殘黨餘屬潛遁蜂房窠伏蝸
殼其餘波陰陰而周流月支彌漫漢土似水乳難分者
自稱爲最上微妙宗趣爲祖師不傳妙道然則今時所
珍重者淨名所以呵責者也今時所護惜者調御所以

敗棄者也胡爲其大錯哉所以長沙韶石佛果息耕妙
喜諸老雖竭排盡力不能拔病根蟠屈次第淡寞佛祖
亦不能醫治扁倉亦皺眉底重痾也古長沙曰學道人
不知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呼爲
本來人是則是寒公斯言捨金擔州言蒸沙作飯言磨
甎求鏡光底外人狗亦不喫者也昔南嶽祖師在馬祖
庵前磨甎者此斯謂也學者須子細點檢矣

推尋世間事子細總皆知凡事莫容易盡愛討便宜護即
弊成好毀即是成非故知雜濫口背面總由伊冷暖我自
量不信奴唇皮

蹭蹬諸貧士飢寒成至極閑居好作詩札札用心力賤人

詎孰采勸君休嘆息題安餬餅上古狗也不喫
蹭蹬文選木玄虛海賦有蹭蹬語註曰失勢貌禮部韻
失道不遂其志也札札象乙甲切音鴨車輾也
欲識生死譬且將氷水比水結即成氷氷消返成水已死
必應生出生還復死氷水不相傷生死還雙美
氷水楞嚴三如水成氷氷還為水
○評曰師評唱此詩之日寒餓禪者哀吟曰世尊四十
九年強善巧三百六十會權實有五千四十經卷蜀八
萬四千法門其本志為欲使一切衆生出離六趣生死
成辨十力妙果也所以三世賢聖一同精錬十方緇素
萬種刻苦各以生死大事頓放面前一日日一時時只

怨前進拙出離難是古今様子也而寒公卻道生死還
雙美顧夫怨生死浪落毘尼其身禪寂其心者一切賢
聖是也美生死變遷野舞村歌者一箇寒公是也是一
箇寒公則一切賢聖底大非矣是一切賢聖則一箇寒
公底大非矣隨一切賢聖精進苦吟則若乃成辨出離
本志有皈家本有大歡喜隨一箇寒公癲吟狂歌去雙
美者即止矣若果而不美則如彼長夜苦果何熟顧與
隨寒公有樂於其前孰若隨賢聖無憂於其後寔如寒
公此語非但無益于我恥似大有害于我者爲可乎爲
不可乎原夫寒公者往昔非北方歡喜世界歡喜藏摩
尼寶如來哉豈其出無義語欺誑我輩者哉於此狐疑

不前鳩拙轉加師兄大慈大悲審辨之飢凍上座曰善哉問是此學道人專爲可薦取之急也嗚呼生死雙美者寒公雙美而非吾子雙美而吾子安把爲雙美則佗後大有事乎夫疑惑不決者爲根本無明未曾照破故也吾子若欲了知此大事先須見性見性如見掌上堂其生死而已佛魔亦雙美淨穢亦雙美地獄亦雙美天堂亦雙美若也未然縱傭百千無量文殊說雙美兩字歷排石劫毫釐其無利益此事究不容易所以達磨太師云若人欲學佛道先須見性

尋思少年日遊獵向平陵國使職非願神仙未足稱聯翩騎白馬喝兎放蒼鷹不覺大流落皤皤誰見矜

聯翩謝靈運擬鄴中詠曰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注曰馳逐聯翩皆馬奔走之皃見文選皤皤文選辟雍詩曰皤皤國老乃父乃兄善曰說文曰皤老人貌也

偃息溪林下從生是農夫立身既質直出語無諂諛保我不鑑璧信君方得珠焉能同汎灩極目波上皃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爲相莊子不許楚辭屈原卜居篇曰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偸以全吾軀乎

不須攻人惡何用伐己善行之則可行卷之則可卷祿厚憂責大言深慮交淺聞茲若念茲小兒當自見

攻人之惡論語顏淵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伐
己善論語公冶長篇曰顏淵曰願無伐善行之則可行
同述而篇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
有是夫卷之則可卷同衛靈公篇曰子曰君子哉蘧伯
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後漢書崔駰傳
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書大禹謨曰念茲在茲

富兒會高堂華燈何煒煌此時無燭者心願處其傍不意
遭排遣還歸暗處藏益人明詎損頓誘惜餘光

千字文曰銀燭煒煌注曰煒煌言燭之光也列女傳曰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
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與其屬曰徐
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
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
薄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
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
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于
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

世有聰明士勤苦探幽文三端自孤立六藝越諸君神氣
卓然異精彩超衆羣不識箇中意逐境亂紛紛

三端韓詩外傳曰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
辯士舌端見韻瑞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箇中意懶瓚頌
刪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

○評曰認討我不實妄心爲箇中者凡夫也認賴耶湛寂暗窟欲空盡思想者聲聞箇中也認我空偏眞空六要一切都不管者辟支箇中也認得見聞覺知光影爲佛心者相似禪徒箇中也理事不二凡聖一如常照寂而圓融無碍透過者邊了卻來利益一切者菩薩箇中也作麼生是衲僧箇中意兎角龜毛過別山

層層山水秀烟霞鎖翠微嵐拂紗巾濕露霑草衣足躡遊方屐手執古藤枝更觀塵世外夢境復何爲

翠微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一云山腰

滿巻才子詩溢壺聖人酒行愛觀牛犢坐不離左右霜露入茅檐月華明瓮牖此時吸兩瓢吟詩三兩首

聖人酒古文眞寶前集李太白獨酌詩曰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注酒之清爲聖人濁爲賢人瓮牖禮記儒行篇有蓬戸甕牖語

○評曰寒公曰坐不離左右試道不離底是什麼才子詩乎聖人酒乎謂霜露入茅檐乎指月華明瓮牖乎將又別有長處乎坐不離左右行時還安著那處左右且置中間底又作麼生者裡分明點撿得出許伱親看寒公咄咄咄三界輪回

施家有兩兒以藝干齊楚文武各自備託身爲得所孟公問其術我于親教汝秦衞兩不成失時成齟齬

施家孟公列子說符篇曰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

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
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
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
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
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
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
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
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
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
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
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

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
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
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
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
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託身 謝靈運擬鄴中
詠曰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見文選齟齬具於前四
十四首

止宿鴛鴦鳥一雄兼一雌銜花相共食刷羽每相隨戲入
烟霄裏宿歸沙岸湄自憐生處樂不羨鳳凰池

雌雄 小補韻會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爾雅鳥之雌雄不
可以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生處 五代史唐昭

宗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見韻瑞鳳凰
池事物紀原六曰晉荀勗爲中書監遷尚書令勗久在
中書失之甚恚有賀之者怒曰奪我鳳凰池何賀
或有衒行人才藝過周孔見罷頭兀兀看時身倜𠋫纏牽
未肯行錐剌猶不動恰似羊公鶴可憐生㲪毸
衒彙于賣切音眩說文自矜也人媒也又賣也兀兀不
動皃倜𠋫韻長也又未成器也論語泰伯篇注倜無
知皃錐剌涅槃經梵行品曰善男子譬如蜣蜋乾時錐
剌不可著諸煩惱堅亦復如是羊公鶴五車韻瑞劉遵
祖殷浩中軍稱之于庾公既見坐獨榻上與語不稱遂
曰劉爲羊公鶴注羊叔子稱鶴善舞客試驅來乃不肯

舞怜離皇切俗作憐愛憐非也㲪毸字彙毛散皃
○評曰予評唱此詩日有一菴主告予曰我隣邑五六
里而有一老夫遁居聞舊西京老儒而才不愧周召能
與義管樂有白十一短葛老僕居黃茅兩三間破屋有
巾謂華陽巾乎楮皮以裁之有衣爲鶴氅衣乎葛布以
縫之席不正不居割不正不食首容直目容端口容止
寒折膠暑鑠金不越戶限常攝膝危坐如對大賓若與
神明爲伍鄉黨盡敬服而師尊如神予希顏其操履慕
藺其聲名密行趨謁如見木牀上老師所恨無智鑑可
貴無才識可愛目擊道不存似捉彼劉遵置庾公榻上
予索爾而謂是衒賣君子賤人似在十字街頭賣卻僞

藥底老奴以辭出爲遲街上有老奴張宏藥店前列器
皿設蜀織帳幃懸晉樣楷聯穿輪巾著道袍把羽扇拔
岐伯眸握倉公鬚操梵音交齊文公公然而告曰大尸
有血氣者無不有病所以先聖憐之設不死靈劑盡夫
如吾囊中滴麟血屠龍肝鳳髓狐膽集而大成把一微
塵投之於人則起九死救重病野鬼悲哭閑神遁竄盧
扁執鞭步後塵華陀走庭看水薪我非求利者我種德
者也求焉諸子我其久在哉莫貽後悔矣於此羣集競
求箇箇歸來尋重病人試投之橘皮所能亦不能得空
白市上切齒而已世間往往多此黨寒公堂衛貢君子
衛賣僞藥底云哉風刺賣緇之徒衛賣佛法底者歟須

子細吟翫矣古來有一流禪道佛法恣荷負相似重病
來放懷教示曰伱輩一生湛然寂默去無爲高閑去謹
莫生心一心不生處眞正佛祖也休毫釐錯向外馳求
佛祖呼鹿不爲豬我亦呼馬不稱狗寔無一點欠少至
要在伱一念馳求心歇得而已須知神通不恥千佛妙
用無羨萬祖於此緇素歸仰尊信拋錢財如蝗飛束絹
帛似雲湧攢莊觀於堂宇逞尊貴於謦咳龍鳳翔滿繡
帷球玉栽溢猊牀旛蓋奪目供具心蕩衆心竊擬龍華
勝會如何向所謂湛然寂默湛入合湛顢耶自體而呼
豬呼狗者虛妄生滅識神雲門大師曰困風霜於十七
年間涉南北於數千里外佗何不學伱寂默而向外馳

求如此醜拙哉是唯非恐被眞正衲子撥著纜牽不行
錐剳不動彼如羊公鶴者哉趙州和尚曰我在青州作
一領布衫重七斤此語若不見徹分明莫言神通無恥
千佛羅山和尚曰若匠人與兩文錢和尚與匠人出隻
手此語若不透過諦當莫言妙用無羨爲祖學者其擇焉
少小帶經鋤本將兄共居緣遭佗輩責剝被自妻踈拋絶
紅塵境常遊好閲書誰能借斗水活取轍中魚
帶經鋤魏志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避地上黨耕種山
阿魏畧曰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
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見
業求被自妻踈前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
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汝苦日
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
買臣不能留即聽去轍中魚莊子外物篇曰莊周家貧
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
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
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
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迎子可乎鮒
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
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變化計無窮生死竟不止三途鳥雀身五嶽龍魚已世濁

作猊猊時清爲騄駬前廻是富兒今度成貧士
變化易上象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荀子註改其舊質
謂之變馴致於善謂之化已彙居里切音鷄上聲身也
人之對也猊獳彙胡羊名騄駬彙駿馬也
書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銓曹被拗折洗垢覓瘡瘢必也
關天命今年更識者皆兒射雀目偶中亦非難
書判唐宗記定銓註法身言書判是唐之選法取人術
也一曰身體豐偉二曰言辭辨正三曰書法謅遵美四
曰判文優長四事皆可取嫌彙胡兼切音賢不平於心
也又疑也憎也女子多嫌疑故从女銓且緣切音詮量
也三十詮唐選法尚書詮掌七品以上選侍郎詮掌八品

以下選流外謂之小選拗於巧切音凹上聲手拉折也
覓瘡瘢後漢書趙壹傳曰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
則洗垢求其瘢痕射雀目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
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
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故
羿之善射至今稱之見文選鮑明遠擬古詩註識疑試乎
貧驢欠一尺富狗剩三寸若分貧不平中半富與困始取
驢飽足卻令狗飢頓爲汝熟思量令我也愁悶
分貧左傳昭公十四年曰分貧振窮註曰分與也振救
也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彙都困切下首至地也
又拜頭叩地也或說此篇意謂爰有二尺食中分之而

一尺與驢一尺與狗狗富而飽故喫七寸而餘三寸驢貧而飢故喫了一尺而言一尺不足若二尺共與驢則又無七寸之可喫而令狗飢頓也

栁郎八十二藍嫂一十八夫妻共百年相憐情狡猾弄璋字烏䖘擲瓦名婠妠屢見枯楊荑常遭青女殺

狡猾左傳昭二十六年有狡猾二字彙曰狡猾也猾亂詩斯干篇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又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詳于書言故事烏䖘彙曰楚人謂虎爲烏䖘左傳宣四年有姓闘名穀於菟者婠妠彙曰小兒肥皃枯楊荑易大過卦曰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青女淮南子天文訓曰青女乃出降霜雪注曰青女天神青䙅玉女主霜雪也或說曰八十二與一十八合之爲百年故曰夫妻共百年枯楊謂八十二之栁郎也青女指一十八之藍嫂也

大有飢寒客生將獸魚殊長存南石下時哭路邊隅屢日空思飯欲冬不識襦唯齎一束草并帶五升麩

一束　辛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爲業明詩書爲北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臥朝收見蒙求

赫赫誰歔肆其酒甚濃厚可怜高幡幟極目平升斗何意誣不售貝家多猛狗童子欲來沽狗齩便是走

赫赫盎兒甌酒旋也猛狗韓非子外儲篇曰宋人有酤

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脇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此故事又見劉向說苑

吁嗟濁濫處羅刹共賢人謂是等流類焉知道不親狐假師子勢詐妄卻稱珍鈆礦入鑪冶方知金不眞

法苑珠林六十七引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納在小窟中誦刹利書有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一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復逢一狐又欲殺之問答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羣狐伏一切象復以象衆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權得爲王既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爲獸中王不應以獸爲婦便乘白象率諸羣獸不可稱數圍迦夷城數百千匝王遣使問汝諸羣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羣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

特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師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爲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聰睿遠畧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殺此狐使諸羣獸散走王卽問言何計將兵馬出大臣答言王但剋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子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勅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共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落于地於是羣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言野狐憍慢盛欲求其眷屬行到迦夷城自稱是獸王人憍亦如是領

統於徒衆在摩竭之國法王以自號涅槃經十三曰譬如眞金三種試已知其眞謂燒打磨

○評曰此詩嘆末法弊衰混亂若見今時寒公如何悲嘆如何頌去寔可悲矣所謂羅刹共賢人言五濁濫漫惡時世相似邪師部屬多偏小魘細奸黨大而異見列起傳行爭湧竊議剃古人眞正家風妄立自家胸臆鄙宗來[illegible]參去英伶後學抜蹶千歲陰涼靈苗陰弊沸日於[illegible]未殘影狀賊慧命於澆運懸絲其毒害實過羅刹剩假古佛千歲遺風餘烈偸諸祖萬若精鍊眞修踰殊勝好樣模說相似贍外法賊責佛號戒帖諂叢下大道號名聲普聞勢威遠震千衆圍遶四事豐滿將謂優歷

世賢聖傳燈列祖同一舌讀同一口唱毫釐無差殊寔法中王者也所悲到彼佛祖不傳妙道衲僧難透話頭如暗中取物等齊人見楚人茫洋而無所知甚麁拙甚闍蹤而祖庭杳隔天涯恰如野干運奇籌來日稱獸王立取誅滅作若有不顧危亡底漢子人天衆前公然而出來曰王以火試金以石試人以言試試言牛過窓欞頭角四蹄總過了尾巴依什麼過不得還是說那箇道理此時如野干聽師子吼牙戰股震膽裂腦碎平生勢威瓦氷消解無異彼鉛鏞入鑪冶是故世尊有偈曰野狐憍慢盛欲求其眷屬行到迦夷城自稱是獸王人憍亦如是領統於徒衆在摩竭之國法王以自號

甲家避暑月斗酒共誰歡雜雜排山果疎疎圍酒樽蘆莦將代席蕉葉且充盤醉後搘頤坐須彌小彈丸

()評曰師提唱此詩曰寒餓禪者勃然拍手即吟曰醉後搘頤坐須彌小彈丸寔痛快活哉寒公微妙制作摸寫眞正物外不羈大人來拋向諸人面前王貫吐舌李杜拍手而已吟来不休饑凍上座曰不可也不可也吾子異大錯乎佗自隨吾子遊者物外不羈大人將其多乎幾得村醪二三椀搘頤吽曰須彌小彈丸南隣亦須彌小彈丸北舍亦須彌小彈丸遠村近里箇箇盡是物外不羈大人殊不知酒氣混亂你心肺開尊卑不辨小大不知鵾鷄盡出瞋目不見丘山立彼劉伶背後合掌

底癡人終飢倒道路乎顛墜溝壑乎堪作何用且其如須彌峯縱横七千由旬上頭有善現大城四面一萬由旬中央有金城是帝釋所居周一千由旬也其高厚嚴麗以凡心思籌氣索魂蕩豈依酒力化作小彈丸著哉昔如盧至長者片言輕忽帝釋下化作貧窶衆苦逼惱寔可恐況酒有三十五失殊不知此詩設善巧譬喩親談般若眞空妙理田家避暑月者田家者言本分田地眞空家舍也暑者則貪愛火氣熱著熱惱也衆生欲避此煩悶雖窮百端不能除滅依善友提攜纔入得自己本分家舍則唯有菩薩清涼凡無一點熱惱斗酒共誰歡斗酒般若清涼智酒此中不見第二月乾坤只一人所以言共誰歡無能見無所見徧界獨月盡是賞樹無相供良薑首蕉葉首着皆觀於此飽喫般若智酒揩頭坐須彌小彈丸天堂亦須彌小彈丸地獄亦須彌小彈丸佛界亦須彌小彈丸魔界亦須彌小彈丸你亦須彌小彈丸寒公亦須彌小彈丸此時與寒公好把手呵呵大笑痛分若不然酒家門外口流涎底剃頭似人勞留知寒公成待欲之道者立背後微微而厲笑曰饑也甚不及幾凍雖解得巧過也夫寒公此作如老龍護玄珠抛在面前所限不急握存餐咬指頭而已

箇是何措大時來賞南院年可三十餘曾經四五選囊裡無青蚨藤中有黃絹行到食店前不敢暫迴面

措大顧庭事苑六曰畜故切置也言措置天下之大者又太慧武庫上之二張無盡丞相十九歲應擧入京經由向家向家夜夢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淨室以待至晚見一窮措大著黃道服乃無盡也困學紀聞卷十九曰俗語皆有所本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書言故事金寶類曰常稱錢曰青蚨搜神記曰青蚨似蟬而稍大生子艸間如蚕取其子母即飛來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毋市物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環無已黃絹同文章類曰稱絕妙之文曰黃絹幼婦云云

為人常喫用寧意須慳惜老去不自由漸被佗推斥送向荒山頭一生顧虛擲亡羊罷補牢失意終無極

亡羊罷補牢戰國策楚項襄王篇曰莊辛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評曰此詩全篇極難透過古人呼為寒山詩中最上一區難處管解亦大錯會了也是寒公語言三昧中把諸史百子六經四書及佛經祖言中未嘗說及底鄙賤最下癡漢分明頌出誠卷中最上秘訣也顧夫非自賊軍隊裡來不察賊兒奇計非自鄙賤中出不見鄙賤所志古今碩德明師不黠擒得出寔宜也譬茲有一大怪敏黠而多能鄙事常食客一豪家補紙障綴破器或漆布或泥壁美和菜調里歌村舞隨其所使令如伸猿臂

掻痒處每事龍情實富家甚愛之同器食交衣著矣竊
心謂彼今寵偶如是縱我異日衰邁老疲豈捨我哉
與育養奸兒十箇不如得心於一豪家是吏謂廁上窮
鼠乍入廩庾乎將又為涸轍枯魚俄領江湖乎嗚呼天
錫我於晩暮備者乎風起夜寢待命於豪家豪家亦心
竊謂大凡于工于匠之類彼藉傭作數日算次傭賃與
許多錢財如彼則不然縱歷多少歲時只一二時家常而
足其餘稀投舊葛古裘以救寒暑而已是天錫我於良
佐者歟將又所以宿福今然乎寵偶轉加誰知彼愛敬
意元出慳吝大凡以利附合者以利必離夫既衰邁困
倦目眇臂澁從前敏黠次第用不能寵賞亦隨衰終見

推下竈下剩放荒山頭於此雖吞涙恨哭噬臍愁悔終
無及是所謂亡羊補牢者乎向所謂到卷中最上秘訣
我亦不能了知待可良之寒士

浪造凌霄閣虛登百尺樓養生仍天命誇讀詎封侯不用
從黃口何須狀白頭未能端似箭且莫曲如鈎

排韻魏明帝立凌雲觀誤先釘榜以龍盛韋中將書扁
轆轤引之去地二十五丈既下鬚髮白唐貞觀中太宗
嘗畫功臣李靖等二十四人於凌烟閣見釋氏簪去略
前漢書夏侯勝傳曰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
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此誘
讀事也家語六本篇曰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

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
難得黄口貪食而易得黄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黄
口亦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
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愼其所從以長
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戇而有危亡之敗也
戇彙直降切音撞愚也端以箭論語衛靈公篇曰子曰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又維摩經曰直心
道場無心靜坐後漢書五行志一曰順帝之末京都童
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反封侯
富貴疎親聚祇爲多錢米貧賤骨肉離非關少兄弟急須
歸去來招賢閣未啓浪行朱雀街踏破皮鞋底

文選曹顏遠感舊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呂氏
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
親招賢閣戰國策燕昭王篇曰燕昭王卽位卑身厚幣
以招賢者朱雀天台四教儀集解下卷曰帝王南門名
爲朱雀門外百姓往還無礙
我見一癡漢仍居三兩婦養得八九兒揔是隨宜手丁防
是新差資財非舊有黄檗作驢鞦始知苦在後
仍時往切音成重也頻也丁防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曰
町原防注曰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
井田別爲小頃町由是考之丁字疑町乎差初佳切貳
也貳副益也

新穀尚未熟舊穀今已無就貸二斗許門外立踟躕夫出
致問婦婦出遣問夫慳惜不救乏財多爲累愚
前漢書疏廣傳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
其過

大有好笑事略陳三五箇張公富奢華孟子貧轗軻祇取
侏儒飽不恤方朔饑已歌唱者多白雪無人和
張公史記貨殖傳曰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又前漢
書貨殖傳曰張氏以賣漿而踰侈轗軻字彙軻字註曰
轗軻車行不利故人不得志謂之轗軻又曰按史記孟
子名軻字子輿是取軻軸之義當从平聲廣韻[illegible]內
注云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輿則文當音去聲侏
儒前漢書東方朔傳曰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
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
飽欲死臣朔飢欲死巳歌白雪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曰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
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
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老翁娶少婦髮白婦不耐老婆嫁少夫面黃夫不愛老翁
娶老婆一一無棄背少婦嫁少夫兩兩相憐態
晏子辭宅婚篇曰景公有愛女請嫁晏子辭曰我得少
婦我老彌可以倍不受矣

雍容美少年博覽諸經史盡號曰先生皆稱爲學士未能
得官職不解秉耒耜冬披破布衫蓋是書誤已
史記司馬相如傳曰雍容閑雅甚都
馬語情不堪其時臥草菴櫻桃紅爍爍楊柳正毿毿旭日
銜青嶂晴雲洗綠潭誰知出塵俗馭上寒山南
馭韻會御古作馭進也
昨日何悠悠場中可憐許上爲桃李徑下作蘭蓀渚復有
綺維人舍中翠毛羽相逢欲相喚脈脈不能語
桃李徑前漢書李廣傳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
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
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注曰蹊謂徑
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
來往不絶蘭蓀渚文選傳長虞贈可邵王濟詩曰吾兄
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註曰蘭
渚比中書雀脈脈文選古詩曰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
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注曰脈莫白切五臣作脈
脈又曰脉脈相視皃
○許曰此詩風水閑雅平家高貴人物蘊藉模寫得如
一片妙畫舍中翠毛羽者後漢書趙壹傳曰所好則鑽
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今非言鑽皮與洗
垢二物只毛羽者取恩顧之義而已言此人必賢達高
明士逢聖德至善君飽受盡寵偶恩榮歸來遊於鄉里

養衰晩者歟
丈夫莫守困無錢須經紀養得一牸牛生得五犢子犢子又生兒積數無窮已寄語陶朱公富與君相似
經紀輟畊錄十九曰今人以善能營生者爲經紀韓昌黎作柳子厚墓誌云舅弟盧遵又將經紀其家則自唐已有此言一牸牛史記猗頓傳註引孔叢子曰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
○訂曰寒餓禪者聽受此詩了憤然不悅曰寒公常訶人狂走財利惡覗如惡臭今復成教喩世利下賤狂徑何哉大凡一切賢聖乘願輪來纔出頭則以下化衆生爲本志所以設諸善巧種種言教只恵彼出離晩而已今若隨寒公作醜拙鄙陋態富同猗頓財齊陶朱去依舊暗鈍昏愚賤人增長多少生死重罪永沈没阿鼻泥犁源依塵劫亦無出期此道菩薩利生教化可乎雖在家塵累士庶不出者般醜陋無義之語大可怪譏凍上座曰佳哉吾子不隨語輕作解寒公此詩大有譬喩丈夫莫守困者言箇箇總是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底大丈夫兒豈空癡守貧困作長者無禪窮子受永劫不如意者哉須養一牸牛者牸牛自己本具自性也因者此言

水牯牛果者言之露地白牛若父親辨得親養得則五
根五力次第成辨終證五智最後妙果是謂牛得五犢
子於此三明六通八音四辯隨機應現任手受用變三
界衆無乏經八大劫無盡謂之積數無窮已亢莫功同
金仙氏德等阿逸多是故言寄語陶朱公畜與君相似
閑自訪高僧烟山萬萬層師親指歸路月挂一輪燈
閑遊華頂上日朗晝光輝四顧晴空裡白雲同鶴飛
世有多事人廣學諸知見不識本眞性與道轉懸遠若能
明實相豈用陳虛願一念了用心開佛之知見
用字恐明字乎所謂清淨明之心開佛知見詳于法華
方便品

寒山有一宅宅中無闌隔六門左右通堂中見天房房
虛索索東壁打西壁其中一物無免被人來借寒到燒輭
火飢來煮菜喫不學田舍翁廣置牛莊宅盡作地獄業一
入何曾極好好善思量思量知軌則
之子何惶惶卜居須自審南方瘴癘多北地風霜甚荒陬
不可居毒川難可飲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甚
詩桃夭篇曰之子于歸註曰之子是子也瘴癘後漢書
公孫瓚傳曰日南多瘴氣魂兮楚辭宋玉招魂篇曰魂
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
歸來不可以久些家園甚詩氓篇曰桑之未落其葉沃
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

○評曰寒餓禪者曰或曰此詩宋玉招魂體裁有多少情思寒公大才寔可貴予竊謂雖大才可貴總不見所以利我大凡一切衆生至命終中有日各隨其作業分離苦趣如颸風捲馳散惡處似石火疾有何暇應寒公招得食彼家園甚是恰似欲招飛禽與粟擬呼走獸授飯者然則非是無義荒唐詞而無所把者哉古人云言不利人不如無言若稱風流蘊籍李杜王許謝元駱賈諸家窮衆體吐衆妙豈特寒公云哉我總不見所以可貴搔首饑凍上座曰美玉在此雖含祥光師曠終日把玩全不視伱見非和氏之厲王耶寒公此詩恰如如意寶含蓄衆光且聽我叩叩之子何惶惶卜居須自審者

之子指一切學道人也惶惶彙胡光切惑也恐也倉惶皃也言大凡辨道士恐惶疑惑心火熠熠至外不能休罷爲不逢明師鉗鎚不徹自心淵源認得信受佗相似底禪來以爲得故到外有此災厄譬有一人廣窮經論徧探諸史積多智多解以欲得菩提是南方強也而一聰明凡夫居之理智傷害眞性多開困惓自心恰如南方瘴癘氣煩悶心肺浸害皮肉急須拋捨有一人認得八識賴耶無智暗窟爲眞正菩提寶處徒日日寂黙而以一切總不管爲眞修在道場不能現威儀以動用爲魔境不知佛國土高妙不學菩薩威儀淡薄枯槁或此謂二乘聲聞部族是則北方強也長者無禪窮子居之

也其敗棄道種壞滅善芽恰如三冬風霜戕賊萬物凍
損百卉急須遠離有一人認得見聞覺知底虛妄識神
來認賊爲子背地裏強抗曰佛祖亦見柳則翠見花則
紅我亦見鴉則黑見鷺則白佛祖火暖水寒我亦呼鹽
不爲焉快活脫洒脫洒自在有什麼所欠少尋佛覓祖
是則荒䧺強也而未證謂證憍慢不羈狂者居之祖闕
不透棘林猶深稱之爲佛法中夷狄寔可惡矣有一人
一朝乍顛墜寂滅無相平等不生見泥檄曰也太奇也
太奇上不見諸佛下不見衆生大地山河全無纖塵言
我是太徹了事衲僧不參知識不屈朋友見辨道參
底衲子抱腹大笑逢德行修善者舊切齒罵辱是則彼

毒川強也而偏見無智賤人居之如何夢曾不知有難
透向上宗旨祖庭遙隔天涯寔可笑所以道毒川難可
飲呑者立癲狂故也問魂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得
歸去來家園甚于如何得喫著曰吾子若欲免如上歸
患先須見性見性如見掌上捨去一句參難透話頭幾
透過得見眞正導師十年五載親炙究竟而後採摘其
公家園甚子來任手行大法施自利利他能事了畢寔
非眞正佛子哉呵呵

昨夜夢還家見婦機中織駐梭如有思擎梭似無力呼之
廻面視悅復不相識應是別多年鬢毛非舊色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自身病始可又爲子孫愁下視

禾根下上看桑樹頭秤鎚落東海到底始知休
不滿百文選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世有一等流悠悠似木頭出語無知解云我百不憂問道
道不會問佛佛不求子細推尋著茫然一場愁
○評曰有二一般無智頑陋底癡人認得心源湛寂不動
不搖底黑暗壓坑來終世只守悠悠而過日恰似一塊
木頭木頭者木偶人也言深山古廟裡無轉智太王類
也而後公然自言我舊於何某導師所信受此大事爾
來太安樂大解脫定無半點憂愁只以一切總不管為
心要所以言無事是貴人佛是無事人也見撥草參玄
霜辛雪苦底眞正衲子微微識刺曰彼是見惡知識欺
謾底狂見解邪黨也汝輩莫入此保社只日日渴茶饑
飯總恁麼去大事了畢然已見其對徒弟所教諭聽鈍
寡陋只是一箇剃頭下賤頑凡也佛亦不知法亦不會
全是日枚亦不了底迷人定茫茫一場愁乎師元文辛
酉春在甲冨春日有二一僧來謁言九國僧師曰聞久遊
歷關外歸卻有所得麼僧曰和尚不知如某甲親參決
數員善知識透徹二祖安心法門全無疑惑困睡飢飡
痛快活哉太安樂大解脫火暖水冷何有所求雖然師
評唱語錄玩弄詩偈我總不得是復困吾所不取師曰
作麼生是二祖安心法僧曰求心不可得師[illegible]背[illegible]而
搔佛面你非無屈左臂觸狗頭何日免得僧茫然師曰

五祖和尚曰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尾巴因甚麼過不得是説甚麼道理僧又茫然師曰汝向道火暖水冷古人云柳不翠花不紅僧又茫然師曰濃末濁亂日掠虛不實癡人如麻似粟汝恁麼而痛快活哉大解脫大安樂哉欺誑無智賤人即得恐怕後大有事在其僧面色如土目瞪口結雖手上一碗茶冷卻欲結氷頭亦動不得恰如溝中萬解船師即指語傍人曰是彼寒公所謂子細推尋著茫然一場愁

董郎 年少時出入帝京裡衫作嫩鵝黃容儀畫相似常騎

蹈雪馬 拂拂紅塵起觀者滿路傍箇是誰家子

董郎前漢書佞幸傳曰董賢字聖卿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説其儀貌賢寵愛日甚出則參乘入御左右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褏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遂斷褏而起其恩愛至此蹈雪馬海錄碎事馬驪門曰蹈雪馬四蹄皆白也古樂府曰黄金絡馬頭觀者滿道旁見事文類聚別集二十九拂拂韻會塵起兒誰家子曹子建樂府詩曰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見文選

箇是誰家子爲人大被憎癡心常憤憤肉眼醉瞢瞢見佛不禮佛逢僧不施僧唯知打大鬱除此百無能

瞢瞢目不明貌鬱暈切肉塊也

人以身爲本本以心爲柄本在心莫邪心邪喪本命未能

免此殃何言懶照鏡不念金剛經卻令菩薩病

照鏡涅槃經三十四卷迦葉品善男子是經即是毀戒衆生之明鏡也如世間鏡見諸色像

〇許曰根未熟菩薩真修功不積禪定力不全則直心道場不能堅剛道場不堅剛則動損害法身慧命初心菩薩常以失慧命為憂惱以損法身為禍殃若知未能免此禍殃須時時古鏡照真古鏡照真者謂讀誦了義諸大乘經及金剛般若一四句偈等也蓋了義大乘及金剛般若者畢竟謂自己本有真性行人若向自己真性反照則一切生死禍殃頓滅盡所以達磨大師曰欲學佛道先須見性

城北仲家翁渠家多酒肉仲翁婦死時弔客滿堂屋仲翁自身亡能無一人哭喫佗盃臠者何太冷心腹

歷代[illegible]曰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為蜀郡太守

下愚讀我詩不解却嗤誚中庸讀我詩思量云甚要上賢讀我詩把著滿面笑楊修見幼婦一覽便知妙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語林曰楊修與曹操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操不解問修修曰知之操曰卿勿言待孤思之行三十里令修解曰黃絹為色絲絕字也幼婦為少女妙字也

自有慳惜人我非慳惜輩衣單為舞穿酒盡緣歌啐當取

一腹飽莫命兩脚傫蓬蒿鑽髑髏此日君應悔
鑽髑髏莊子至樂篇曰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
攓蓬而指之
○評曰寒餓禪者曰寒公舊布衫縱雖不動不舞其破
壞穿裂不言可知至道酒盡緣歌啐大可怪顧其如豪
家富人居貴介公子室有貴賓高客時設美酒列佳肴
賓主獻酬到半酣令皓齒歌令明眸舞賓之爲肴核如
寒公無提榼攜壺來訪底親友無敷筵設席招請底良
朋非命脉既在指公竹筒裡者哉何有燕會張絃歌底
榮耀哉既是酒盡有歌何啐既是緣歌啐不可言酒盡
既是酒盡不可言緣歌啐是亦大可怪饑凍上座曰此

語自非寒公潑家風親徹見者不可概解所謂酒盡者
非道有樽榼壺甕所貯酒盡寒公腸胃間酒氣久不通
則渴頻鳴此道酒盡底時節於此行到市上跨佗門閭
里歌村歌放野聲長嘯是效彼韓娥行齊鬻歌技者也
張垢喉傾飢腸轉不與轉歌雞犬駭吠幼孩恐走梁塵
飛廻器皿震落於此主家皺眉擲著一錢走入家家皆
然而後尋酒家公然而啐是彼緣歌啐者也今我日域
立門外有鬻歌謠者有鬻經咒者有鬻佛名者鬻華毬
鬻竹枝是皆慕寒公古風者乎
我行經古墳涙盡嗟存沒塚破壓黃腸棺穿露白骨欹斜
有瓮鉢振撥無瞥芴風至攪其中灰塵亂埻埻

黃腸後漢書梁商傳曰梁商薨賜以銀鏤黃腸註曰以
栢木黃心爲槨曰黃腸也
夕陽下西山草木光曄曄復有朦朧處松蘿相連接此中
多伏虎見我奮迅鬣手中無寸刃爭不懼懾懾
出身既擾擾世事非一狀未能捨流俗所以相追訪昨來
徐五死今送劉三葬日日不得閑爲此心悽愴
徐劉事出于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
有樂且須樂時哉不可失雖云一百年豈滿三萬日寄世
是須史論錢莫啾喞孝經末後章委曲陳情畢
尚書秦誓篇曰時哉弗可失百年三萬日李白襄陽歌
曰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盃孝經終章曰服
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
獨坐常惚惚情懷何悠悠山腰雲漫漫谷口風颼颼猿來
樹嫋嫋鳥入林啾啾時催鬢颯颯歲盡老惆惆
古詩曰春花落處恨忽忽卓氏藻林曰忽忽不安皃文
選謝玄暉敬亭山詩曰渫雲已漫漫注曰漫漫雲布皃
一人好頭肚六藝盡皆通南見驅歸北西逢趁向東長漂
如汎萍不息似蜚蓬問是何等色姓貧名曰窮
劉伯倫酒德頌曰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詩
伯兮篇曰首如飛蓬月令賜貧窮註疏無親曰窮又臭
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
佗賢君即受不賢君莫與君賢佗見容不賢佗亦拒善

矜不能仁徒方得所勸逐子張言拋卻卜商語

論語子張篇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卜商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篇曰卜商字子夏

俗薄眞成薄人心箇不同殷翁笑柳老柳老笑殷翁何故兩相笑俱行諂誑中裝車籠嵽嵲翻載各瀧涷

諂誑不平言又姦言也嵽嵲山高皃嵽徒結切嵲魚列切杜工部詩御榻在嵽嵲瀧涷沾漬貌

是我有錢日恒爲汝貸將汝今既飽暖見我不分張須憶汝欲得似我令承望有無更代事勸汝熟思量

貸棄借也施也將彙師古云將有其意又送

人生一百年佛說十二部慈悲如野鹿瞋忿似家狗家狗趁不去野鹿常好走欲伏獼猴心須聽師子吼

十二部經詳于涅槃經十四幷三藏法數家狗涅槃經十四曰又如家犬不畏於人山林野鹿見人怖走瞋恚難去如守家狗慈心易失如彼野鹿獼猴同二十七曰衆生心性猶若獼猴獼猴之性捨一取一衆生心性亦復如是取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師子吼詳于智度論二十五幷涅槃經二十五永嘉證道歌曰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

○評曰獼猴心者謂憎愛取捨生滅妄心也此心不休罷故永不能入道常歷二十五有苦輪恰如獼猴貪求果實攀緣諸樹無片時安閑欲休罷此心須聞大獅子吼若得聞獅子吼如彼狸猪野干部屬頭腦作華裂和性命一時打失情量窠窟煩惱本根直下滅盡是謂伏獼猴心底時節如何是獅子吼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何處歸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教汝數般事思量知我賢極貪忍貴屋纔富須買田空腹不得走枕頭須莫眠此言期衆見挂在日東邊

文選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曰懸諸日月註曰楊雄方言曰雄以此篇自類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曰此言書傳之後世如日月懸於天永不朽也

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恒懾月照水澄澄風吹草獵獵凋梅雪作花杌木雲充葉觸雨轉鮮靈非晴不可涉

獵獵風聲也杌五忽切木無枝也

○評曰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恒懾作麼生是寒山幽奇處頭上無方寸虛空脚下無一撮土虛空消殞鐵船摧蓋覆無天地照臨無日月火失熱水失冷柳失綠花失紅非只是鬼神潛迹佛祖亦乞命是道衲僧本分家山卽今在何處切忌向外尋覓月照水澄澄風吹草獵獵凋梅雪作花杌木雲充葉歲暮雪昏昏意明鴉噪噪直

下更無地可避。或時鐵樹抽枝，或時石樹開花。正與麼時生死流轉，迷雲沈没業海，跡雨甚新鮮甚虛靈。雖然迷中不得登臨髑髏那畔識盡詞窮理還窮時，忽然而覺得佛界魔界淨刹穢土，透漢徹泉，純睛絶點鎮寥廓。此時初知自威音已前親住居此山。呵呵

有樹先林生，計年逾一倍。根遭陵谷變，葉被風霜改。咸笑外凋零，不憐內紋綵。皮膚脱落盡，唯有眞實在。

涅槃經三十五曰，富樓那言，欲説一喩，唯願聽採。佛言，善哉善哉，隨意説之。世尊，如大林外有娑羅林，中有一樹，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時林主灌之以水，隨時修治。其樹陳朽，皮膚枝葉悉皆脱落，唯眞實在。如來亦爾，所有陳故悉已除盡，唯有一切眞實法在。詩十月之交篇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五燈會元藥山章曰，馬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藥山曰，皮膚脱落盡，唯有一眞實。

○評曰，此詩寒公自言也。言寒公家山一株無影樹也。林者衆生生死稠林也。計年逾一倍者，此樹先生死先涅槃生，是故實無知其始者。今計年逾一陪者，一者絶對之一，非一之一，而超出算數表，是故言逾一陪。根遭陵谷變者，寒公初見理入道日，十方虛空同時消殞，是時和本根驀地打失了。此言陵谷變。葉被風霜改者，其後三大劫來歷精錬眞修霜辛雪苦，頗憐枝葉智見華果盡枯竭了也。今既本色山形拄杖子全不加外粉飾。

是故言皮膚脫落盡唯有眞實在
寒山有躶蟲身白而頭黑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住不
安釜竈行不齎衣裓常持智慧劔擬破煩惱賊
躶蟲事具於前百十三首老子翼註曰玄宗旣註老子
始改定章句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
之下卷維摩經菩薩行品曰以智慧劔破煩惱賊
有人畏白首不肯捨朱紱采藥空求仙根苗亂挑掘數年
無効驗癡意嗔怫鬱獵師披袈裟元非汝使物
紱音拂印組也朱紱朱裳也易困九二朱紱方來文選
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涅槃經七曰譬如獵
師身服法衣

昔時可可貧今朝最貧凍作事不諧和觸途成倥偬行泥
屢脚屈坐社頻腹痛失卻斑猫兒老鼠圍飯甕
貧凍傳燈錄仰山章曰仰山問香嚴師弟近日見處如
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
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坐社社
禮祭法爲羣姓立社曰大社韻會社字註二十五家爲
一社而民或五家十家共爲田社是私社也
○許曰斑猫兒謂寒公五百劫來四誓二利願行不退
堅固心也此心勇健推伏思念情量衆魔恰如猫兒於
偸鼠飛蟲類蠢介目前物皆盡被呑噉今言貧困窮餓
寠如把一切病惱疾攢上一身無從上堅固道情也彼

斑猫兒以爲妄想偷鼠被偷却菩提資粮也
我見世間人堂堂好儀相不報父母恩方寸底模樣欠負
他人錢蹤索始惆悵箇箇惜妻兒爺孃不供養兄弟似冤
家心中常悵快憶昔少年時求神願成長今爲不孝子世
間多此樣買肉自家噉抹觜道我嚫自誑說嘍囉聰明無
益當牛頭努目嗔出去始時歸撰佛燒好香揀僧歸供養
羅漢門前乞趂却閙和尚不惺無爲人從來無相狀封疏
請名僧嚫錢兩三樣雲光好法師安角在頭上汝無平等
心聖賢俱不降凡聖皆混然勸君休取相我法妙難思天
龍盡迴向

法苑珠林七十一曰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
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契拒諱及執契作徵
遂共錢主於佛前爲信誓曰若我未還公頭吾死後與
公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
將牛産一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爲路伯達三字其子姪
等恥之將錢五十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啟
福寺僧眞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
投錢物布施嘍囉上郎侯切下良何切方言猶黠慧也
靜齊李士曰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回羅漢門前
乞趂却閙和尚者如前四十二首引智度論故事聯釋
氏要覽中食偈曰梵語達嚫拏此云財施今略達拏但
云嚫雲光好法師林泉虛堂集第八十六則評曰雲光

法師坦率自怡不事戒律誌公謂出家何爲光云吾不
齋而齋食而不食後招報作牛拽車於泥中誌公召曰
雲光牛舉頭公曰何不言拽而非拽牛墮泥號咷而逝
文殊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見五燈會元無著文喜禪
師章法華方便品曰止止不須説我法妙難思諸增上
慢者聞必不敬信

身著空花衣足躡龜毛履手把兎角弓擬射無明鬼

○此詩述寒山子自受用法三昧

可貴天然物獨一無伴侶覓他不可見出入無門戸促之
在方寸延之一切處你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

波羅提偈曰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

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梁武帝撰達磨碑文曰嗟乎見之
不見逢之不遇今之古之悔之恨之

○評曰信受有二種有依文字勝相依師友提攜信受
者信受則甚信受雖甚信受如何不能透骨徹髓眞正
無疑惑恰如夢中喫齩油糍喫齩則甚喫齩雖甚喫齩
如何不能補胃養腸眞正免飢餓信受兩字大難大難
夫佛法大海以信爲能入蓋信也者無疑惑之義也生
從何處來未知去處非無疑惑底人菴內人因什麼不
知菴外事是説甚麼道理若擬議不來非無疑惑底人
詩中所謂獨一無伴侶非指直心見性無上菩提道哉
既是信受佛祖不傳底心豈不了知佛祖語路只要一

回自汗流親冷暖自知是謂破家散宅底時節此時佛祖打失佛祖衆生打失衆生歸來把佛祖難透話頭一一看如在萬里異郷見妻子面而後自利利佗譬如惡龍領一滴硯水蘸洧萬里枯荒譬似鵰鳥落一片毛羽毒殺一江魚鼈是爲眞正信受人所以如孽嶠太潙象骨眞淨諸老終不作爲人鑽腋出羽底醜態則學者喪亡心魂答則波旬驚落肝膽是則祖庭孤危眞風也澆季末代弊衰往往有具正信底上士潛窮密參進修功積純一工力充則情念漸止伎倆既窮如入金剛圈如坐瑠璃瓶進不得退不得癡癡呆呆和參究底心一時打失氣息亦殆絶特不知是龜紋將爆底時節驚殺將脫

底時節佛法將得人底好消息可惜太好善知識乍起婦仁之心慈婆禪之情終提攜敎喩說種種道理推智解之窠臼擲情量窟宅遠以冬瓜印子一一印印定曰汝亦如是我亦如是能護持矣嗟其護持任汝護持如何命根不斷祖庭猶隔天涯是甚如愛之其實讎之寔可笑學人不知毒舐許多狐涎搖尾歡喜擡頭踊躍終成一生半醒半醉底道人佛手亦不能醫佗矣縱雖巫祝匠冷師資不可悖歷漏逗可惜捉有棟梁質具神俊才者終一生爲擬議不來底鈍漢禪門之衰弊叢社之荒凉一依之若人欲辨自家證悟淺深得力眞僞如何須古人難透話頭一一點撿如眞正透得有力人必無一

點類惑所以言金以石試玉以火試人以言試作麼生
是試底言咄咄三界輪回

余家有一箇窟中無一物清潔空堂堂光華明日日蔬食
養微軀布袭遮幻質任伱千聖現我有天眞佛

○評曰大哉天眞佛纔出頭則枯竭生死幻海驚覺生
佛太夢所悲往往認見聞覺知底識神提湛寂黙照瞎
窟爲自巳屋裡天眞佛古長沙岑大蟲呵此輩曰無量
劫來生死本癡人認爲本來人大可恐若眞正欲知自
性天眞佛底端的明覺大師曰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
不在鏡中看此語見得分明如見掌上許汝親見得天
眞佛若又錯作崑崙凡解了作陀羅尼情去如一喝

會去底總是葛藤窟裡癡人

男兒大丈夫作事莫莽鹵勁挺鐵石心直取菩提路邪路
不用行行之枉辛苦不要求佛果識取心主主

孟子滕文公下篇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莊子則
陽篇曰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
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陸方壺註曰鹵莽土
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地膚折也

○評曰大凡一切行人末上初發心地日譬如人立十
字街頭以可西以可東只要自家子細點撿以可進修

蓋差路萬途派有六度有萬行異見紛然而寔如亂絲頭緒多學者往往如扁舟一葉在萬里霧海不能辨西東空隨渺茫煙波昨西今東或南或北徒日日聽櫓聲軋軋而已終可寄休島渚亦不得果而為風浪見艦破或又如見放老狗日日窺數村个家迴終無所可依或似盲驢任脚往只恐依邪師提攜一生錯作相似禪徒去邪正難辨鹽投水中眞偽誰分膠占色裏若人起辨道大志先須求勝友投明師尋討參禪要路間又竊窺先佛遺言探列祖往行時時自觀察如何曲象木脉上和尚縱雖千衆圍繞說法如雨證悟人如麻得力人似粟其所說示有與佛祖言敎大所乖違急須遠離若又

雖一把茅底折脚鐺下破墮落魄底瞎禿老爺見有眞正智見履踐佛祖行李須拗折杖子三二十年親炙究竟原夫三藏金文收藏八萬四千種法財八敎玉韻示敎三千界二十五含識其中間竪擇横擇追尋眞修要路無勝乎禪定一路無尊乎見性眞理夫見性故爲群生鬼畜是故大覺調御有八千度來往經歷五百塵劫末後纔依六白端坐功果終乍遂見性个理本素初唱無上正覺須知三世古今間無不依禪定賢聖無不見性佛祖蓋雖有見性無禪定力如空華不結實雖有禪定無見性眼似鬼守棺木依禪定煥發見性正眼依見性透徹禪定淵源夫見性直下何佛不現何道不成何戒

不持何法不通何行不具何德不積何願不滿何人不度是故四七二三賢聖傳此見性法以報答深恩太丈夫兒拋軀命宜進修者此見性法門也稱之名太事因緣爲正法眼藏圓頓具足諸佛心地金剛寶戒也雖然象兎馬殊定有深淺金鍮銅異見性多眞僞百鍊則麗金離鑛重琢則崑玉增光只有行人勤怠宗師賢愚而已東魯彥聖且不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況法界無上太寶心王不傳玉璽哉豈容易哉是故達磨大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難行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你等憍心慢心寧敢輕有得然今時往往說口耳相似禪授皮膚情解法以胡亂首肯云爲俊稱容易

點頭歸爲賢於此庸常懦弱僞緇展怡悅眉附諛輕薄釁徒搖歡喜尾師資互欺賓主交僞稱直示宗旨爲向上家風是故需眞正見道士半箇亦無叢林乏人不亦宜哉嗟吁道撓季魔擾日既逼乎爲末運法滅數漸充乎貞觀閒禪苑秀茂日寒公猶道男兒大丈夫作事莫莽鹵若見今時爲可乎謂不可乎我聞縱雖有七尺八尺身財幣力超羣才能拔衆不能了常住佛性之義是非男子不許稱丈夫縱雖醜陋短小竈下鄙賤婢子得了常住佛性之義名之爲眞正男子究竟丈夫是郎紫磨金口所說也今言箇箇是太丈夫辨何人我何人豈甘一生爲下劣賤人休去者哉誓憤發傑烈太志有不

一回白汗流徹底打發去以不少退底氣概大事了畢
難忍能忍曠劫刻苦更不朶跟有親族捨親族有田園
捨田園有爵祿捨爵祿有冠蓋捨冠蓋一切捨離了時
道此事一回不入地獄不能打發須誓一回入地獄道
此事不一回趣餓鬼趣不能打發須誓一回趣餓鬼趣
道此事不墮修羅界不能打發須誓一回墮修羅界叫
喚衆合黒繩無間亦然況其餘霜辛雪苦艱難凍餒饑
寒辦道哉是道男兒太丈夫眞箇參玄上士作事莫莽
鹵作麼生是莽鹵莽鹵者舉措無情實也所謂認得見
聞覺知識神道無所欠少是莽鹵認佗人相似說話來
爲自家見性大事是莽鹵學口耳禪以爲得力處是莽

鹵擔阿摟漆器於處處衒賣是莽鹵黙照邪禪是莽鹵
眷濕穀喫飯是莽鹵未證謂證是莽鹵古人得罷休時
且罷休今人未得罷休時強自罷休是莽鹵不求凝結
疑團三人五人聚頭取古人葛藤言句妄判斷是莽鹵
纔智解一言半句把提爲見性是莽鹵把佛祖難透話
頭妄玩弄如謎言去以爲得力是莽鹵把難透話頭使
學者情解一則了又情解一則恰如老鴟啄紫栗打一
顆了又打一顆是莽鹵把千七百則玄旨來崑崙吞棗
是莽鹵道話頭是第二義門事我既向太易未彰二儀
未分以前坐何可疑言句之有是莽鹵道話頭是奴子
婢子事我既今握心王印豈其涉者般鄙陋事哉是莽

鹵道我今既到得佛祖未與以前地豈其疑佛祖語哉
是莽鹵道一切語言文字皆是歸第一義強自情解是
莽鹵道折角諸訛言句是古人賊手脚所施設不予細
參窮是莽鹵道話頭是古人爲調伏學者假且所建立
故謂之機關正眼看來不祥戈戟不足取是莽鹵道話
頭是縛殺己靈葛藤總不顧是莽鹵佛祖愁你不能見
縛殺而還廻避是莽鹵不知話頭是碎情識窠臼之鐵
拤截見刺毒樹之金劒漫以妄情安排是莽鹵把一切
話頭使學者漫下語頌出自亦代語去別語去以充佛
法是莽鹵道我輩非其分是莽鹵聞他人久清苦下得
少分相應向背地裏譏刺是莽鹵道言句必不用會不

會底是參玄極則處是莽鹵道祖師故意既斷不破模
不著底言句使學者窮困苦是莽鹵道一切言句不管
其諦當不諦當只臨機率任彩去是莽鹵道會不會總
不關是宗旨是莽鹵道會不會總不管是莽鹵博學多
聞人多是莽鹵聰明利根人多是莽鹵無智辯聰人必
是莽鹵機不離位是莽鹵棺木裏瞠眼是莽鹵死水裡
被浸殺是莽鹵如一喝會去又是莽鹵如鐵橛會去是
莽鹵勁挺鐵石心直取菩提路作蜜生是鐵石心譬於
一切善惡境界恰如鐵牛聽獅子吼似石人見華鳥得
失是非總不管顧見生死二字如惡虎晝夜趕來見一
則話頭如陝路逢惡冤家如猫兒於鼠如雞母於卵擡

頭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在千人萬人中不見有一人一
朝工夫成熟疑團凝結忽然而如頓放千仞高架上折
失棧子似投入百尺鐵圈裡不見寸縋回顧心身如飛
蛾陷猛火坑似片雪投紅爐焰四面唯有一箇死而已
此道嶮崖撒手底時節此時不懷恐怖不爲退屈不生
異念不添方便單單舉起本參話頭急切參究必有落
節底時節掀飜從上廣大志願海參透過此嶮處是道
鐵石心作變生是菩提道咳唾掉臂是菩提道見性如
見掌上是菩提道以佛祖不傳妙道挂在心頭是菩提
道摩法窟爪牙握奪命神符利濟方來衲子是菩提道
張滿天金網子撒滿地鐵蒺莉拔出諸人釘楔是菩提

道邪路不用行作麼生是邪路說自救亦不了底相似
禪劫礙學者悟門是邪路鑽腋扶翼是邪路嚼飯養嬰
兒是邪路掘苗以充爲人是邪路以悟爲枝葉是邪路
恐自尊大而釣他人歸仰是邪路恐現殊勝境界羅籠
無眼學人是邪路授與實法繫綴行人是邪路以多衆
閙熱爲叢林盛事是邪路有衆無行是邪路有行無眼
是邪路纔入門閫以个清繩索絆倒不許向他方參禪
是邪路宋明末禪徒爲家態是邪路與默照無事以法
使人一生作擬議不來底鈍漢是邪路說示賴耶識
爲佛祖不傳妙道截斷衲子慧命是邪路行之任辛苦
問行人錯修習如上偽似禪見性之眞偽得力當否蓋

有之關不論原夫古人者爲透過難透話頭窮明難遣
宗旨二三十年誓精錬可謂多辛苦今時認口皮相似
禪學枯坐默照行以爲易行道爲安樂法門間辛苦之
有哉曰彼亦隨分貯相應辛苦不入其保社未可知被
眞正衲子輕輕拶著時眼漆突口遍擔出氣息亦不能
放是辛苦在寂靜無事僻地裏痛快快活寔氣宇如王
纔出來觸差別境界見逆順塵緣時悄惶戰栗如氷凌
上驢是辛苦見佛祖言教時處處盡與自家所見矛盾
心裏不覺懊惱是辛苦其初見說破見拶與見印定見
許可時自謂大事成辦天下既定矣卻來回顧日用如
邯鄲枕上半熟尊貴堆珠玉於左右槐安國裏暫時封
侯族臣妾於前後縣檢見來無半錢賑濟是辛苦死猶
獺地是辛苦半醒是辛苦狂過一生被人呼稱默照相
似阿師是辛苦蓋諺有之曰蛇出一寸知其大小人出
一言察其賢愚禪門宗師者非所以胡說亂破挺人陷
窠子裡者只子細勘驗估見性眞僞得力當否親爲證
據而已其勘過間且有言論往來莫道話頭不足把自
非眞正一回見性底人縱有鶖子智有滿慈辯才如俚
奴見金鍮鶻鵃對蕭茶夫金有眞僞且假石以別之玉
有美惡且假火辨之水有淺深且假杖以知之悟有邪
正且假言以試之是叢社爲人遺蹤也不要求佛果問
一切行人以成佛作祖底爲最後秋成木懷而庭公曰

不要求佛衆莫怪曰此事自非眞正見道人難通懐
抱欲知寒公意先須見性識取心王主作麼生是心王主
與自居寒山曾經幾萬載任運遯林泉棲遲觀自在寒巖
人不到白雲常靉靆細草作臥褥青天爲被蓋快活枕石
頭天地任變改
懶瓚和尚歌曰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又曰山雲當
幕夜月爲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見傳燈錄
可重是寒山白雲常自閑猿啼幽道内虎嘯出人間獨步
石可履孤吟藤好攀松風清颯颯鳥語聲喧喧
喧喧和鳴也
儂家暫下山入到城隍裡逢見一羣女端正容貌美頭戴
蜀捩花燕脂塗粉膩金釧鏤銀朶羅衣緋紅紫朱顏類神
仙香帶氛氳氣時人皆顧盼癡愛染心意謂言世無雙魂
影隨佗去狗齩枯骨頭虛自舐脣齒不解反思量與畜何
曾異今成白髮婆老陋若精魅無始由狗心不超解脫地
儂彙奴冬切音農俗謂我爲儂又渠儂佗也蜀捩花古
語曰蜀川十捩錦添花色轉鮮本草綱目十五青葙下
曰雁來紅六月葉紅者名十捩錦燕脂古今註曰燕脂
草出西方葉似薊花似茜土人以染粉爲婦人面色故
名燕脂氛氳小補韻會云氛氳祥氣也狗齩枯骨頭智
度論十七曰五欲無益如狗齩骨宗鏡錄六十四引正
法念處經云譬如狗齩離肉之骨涎汁和合望得其髓

如是貪向齒間血出得其味已謂是骨汁不知自血肓
如是味以貪味故不覺次第自食其舌復貪其味以貪
覆故謂骨汁味愚癡凡夫亦復如是白髮婆事文類聚
後集十四中宗朝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嘗曰
妻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
之如九子鬼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鬼母至五六十薄施
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
一自遯寒山養命飡山果平生何所憂此世隨緣過日月
如逝川光陰石中火任你天地移我暢巖中坐
逝川出前四十八首石中火潘安仁河陽縣作云人生
天地間百年孰能要頫如槁石火瞥若截道飈見文選

○此詩賦寒山自得之處
我見世間人茫茫走路塵不知此中事將何爲去津榮華
能幾日眷屬片時親縱有千斤金不如林下貧
千斤漢志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
○此詩呵世間富貴人徒爾過光陰無道心
自昔梁朝日四依諸賢士寶誌萬回師四仙傅大士顯揚
一代教作持如來使建造僧伽藍信心歸佛理雖乃得如
斯有爲多患累與道殊懸遠折西補東尒不達無爲功損
多益少矣有聲而無形至今何處是
四依三藏法數曰人四依者依即依止也謂從五品位
至等覺菩薩堪爲世間衆生之所依止能令衆生聞法

開解修行證果故名人四依五品十信爲初依十住爲
二依十行十回向爲三依十地等覺爲四依梁錄南史
曰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南陵中都人也姓蕭氏
五世祖仕齊封梁王受和帝寶融禪即皇帝位改元天
監四依有三種人四依法四依行四依人四依上記了
法四依者依法不依人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義
不依文依智不依識又行四依者常住乞食著糞掃衣
蘭若樹下住病以腐爛治寶誌釋氏稽古略二之上寶
公大士諱寶誌世稱寶公尊之也手足鷹爪初建康東
陽民朱氏之婦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
歲依鍾山僧儉出家專修禪觀至是顯跡以剪尺拂扇

掛杖頭負之行異跡甚多云云萬回師唐高僧傳梁朝
有法雲法師住光宅寺又唐有法雲名萬回此曰梁朝
萬回師則光宅寺法雲有號萬回乎亦別有所指乎未
之考也或曰合作法雲師錯作萬回三寫烏焉乎此說
是歟傳大士釋氏稽古略一之下傅大士齊明帝建武
四年五月八日生生婺州義烏縣雙林傅宣慈家名翕
字玄風號善慧四仙佛祖統紀三十八華陽眞人陶弘
景告化香氣積日不散謚貞白眞人所撰書曰眞誥有
云清虛裴眞人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佛道紫陽
周眞人弟子十五人四人解佛法桐柏眞人王子喬弟
子二十五人八人學佛法對會稽東去岸七萬里云云

如來使法華經法師品曰說法華經乃至一句當知是
人則如來使

○此詩說有爲善業總無所益以勵眞正見性法門

吁嗟貧復病爲人絶交親甕裡長無飯甑中屢生塵蓬菴
不免雨漏榻劣容身莫怪今顦顇多愁定損人

貧復病莊子讓王篇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
蓬戸不全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
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
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
憲應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
貧也非病也貢逡巡而有愧色甑中生塵後漢書獨行
傳曰范冉字史雲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議者欲以爲
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陰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
焉所止單陋有時絶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
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此詩亦是寒山屋裡秘訣

養女畏太多已生須訓誘捺頭遣小心鞭背令緘口未解
乘機杼那堪事箕箒張婆語驢駒汝大不如母

詩大明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緘口家語曰孔子觀
周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
書言故事吉事類曰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漢高祖狀

貌魁梧重之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弱息女願
爲箕箒妾

○此詩寒公在深山無人境能説養女兒心要寔知元
是一切智調御師
秉志不可卷須知我匪席浪至山林中獨臥盤陀石辯士
來勸余速令受金璧鑿牆植蓬蒿若此非有益
詩栢舟篇曰我心非石不可轉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至
宇累本作造金璧出前九十九首莊子庚桑楚篇曰且
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將妄鑿垣牆
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
世哉

○此詩賦寒公遁居志雖富萬戸不可移
我棲遲處幽深難可論無風蘿自動不霧竹長昏澗水
緣誰咽山雲忽自屯午時菴內坐始覺日頭暾
陸士衡詩胡馬如雲屯見于文選

○此詩寒山幽致
憶昔過逢處人間逐勝遊樂山登萬仞愛水泛千舟送客
琵琶谷攜琴鸚鵡洲焉知松樹下抱膝冷颼颼
樂山愛水論語雍也篇曰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
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琵琶谷白樂天琵琶行曰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
忽聞水上琵琶聲鸚鵡洲崔顥黄鶴樓詩註曰黄祖殺

禰衡理於洲上後人號曰鸚鵡洲以衡嘗為鸚鵡賦抱膝三國志諸葛亮長嘯抱膝

○此詩述舊懷

報汝修道者進求虛勞神人有精靈物無字復無文呼時歷歷應隱處不居存叮嚀善保護勿令有點痕

鵠林云此詩甚有親切處須子細吟玩往往崑崙去底多所以許多葛藤了也看取下文

報汝修道者 鵠林著語曰事生也是教壞好人家男女 還進求虛勞神 鵠林著語曰若不一回汗流冷暖自知縱不進求也是滿地一場愁 人有精靈物 鵠林著語曰若有須吐卻我這裏不要箇鬼怪物 無字復無文 也是混沌氏首剜好肉生瘡 呼時歷歷應 弄精魂漢如麻似粟 隱處不居存 也是藕絲孔中謙殺一切行人底舊狐窟老狸巢 叮嚀善保護 多認賊為子 勿令有點痕 那一痕著什麼處握左拳搔佛首則非無屈右手觸狗頭何免得

○評曰愿夫佛道廣大故根機不同根機不同故法門無量法門無量故行人多端行人多端故得力千般得力千般故有誦經諷咒有一食卯齋有長坐不臥有多拜多禮有佛像彫刻有彩畫泥塑盡是虛妄幻事而勞役心神全無利益縱又誦咒功積苦修歲久而咒斃走獸祝落飛禽蘇活重病於九死使役野鬼於千里荒旱招甘雨得煩暑呼凉颸來總是生死大兆而終墮惡種是只為不了知人人本具底佛心箇箇圓成底大事故縱又雖知有箇箇圓成底大事嶮崖撒手一回白汗不

流總是閑妄想死學解堪作何用寒公曰呼時歷歷應
隱處不居存是則欺誑多少癡人生陷墜底黑暗大深
坑誠可怖畏其災危過八難惡處一回蹦入終無出期
有行人端然靜坐時思念纔止情量且治恰如無一點
瑕翳少觸攀緣則多少妄情依舊紛紛飛飛退求靜處
確斂定牙關則雖且似湛然纔出頭則依舊又紛紛又
飛飛雖頭白齒黃終不能出此兩般境致為是只不能
一回汗流見性了了故也誰知彼隱處不居存底主是
陰魔之潛尖窟宅師向書藕絲孔中辨少以有所益者
故不顧繁文并記于此辨曰臨濟慧照禪師云如阿修
羅與天帝釋戰時戰敗領八萬四千眷屬入藕絲孔中

藏故不能攻而退也是本經中說也予常謂阿修羅有
者般大神通彼既戰敗走時豈特尋藕絲孔中藏哉蟭
螟眼裏蚊虻鼻孔一微塵裡針鋒頭上隨處自在藏身
縱雖隣虛中包容八萬四千部屬不為陝而特指藕絲
孔中何哉且夫帝釋戰勝諸天大得力則多聞廣目疾
如石火曾長持國速如飇風有何暇得尋蓮池折荷莖
拔卻藕絲而後藏身縱亦隱得十成天眼所照盡大千
界如掌上瑠璃類何殘纖塵若又如三春始仲冬後荷
錢亦未浮時無所藏身彼即敗走即落終釁天兵斧鉞
者哉甚大怪之久焉近頃定中忽爾省覺此事不堪歡
喜記以授二三子顧夫此義經中微妙譬喻而大辨道

有益蓋試論之譬茲有辨道上士單單端身靜坐時身
心寂滅萬法虛凝湛然廓落自如一片長空忽然纔情
念紛起則如雲霧包大虛似波浪呑巨岳谷吼山怒梟
煙吐氷雹毒霧籠雷電是則阿修羅大戰勝作現太身
八萬四千部衆各等身淺蒼海陜碧虛動寶殿吽笑怒
號饑日月顛狂憤悶靈臺爲之震動丹府爲之碎裂盡
此時行者忽省覺擧起本參話頭或向自己本有則如
沸沸湯釜內洒一杓冷水性海湛寂心源虛靈是則帝
釋天王大戰勝時也四王各得處諸天互歡樂帝網
重光光映徹主伴無盡王與麼時彼八萬四千魔軍一
箇不留痕跡上下四維之間千回百匝盡神變搜索不

得於此行者大歡踊云天下既定矣特不知彼魔種入
歡喜細念裏潛伏全不損一毛細念者何哉所謂神識
微細流注難斷思惑也然則非彼鄰衆入思惑難斷如
藕絲裏藏者歟既入思惑微細藕絲藏宜哉不能攻而
退也爲之如何祖師有善巧一著截生死根源如倚天
長劔摧妄情窠窟過萬片鎚子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
性又否州曰無此話極有靈驗學者若欲到眞正安樂
田地謹爛齩此話竪齩横齩嚼一朝作齩斷命根絶後
再蘇從上多少說話唯是滿面慚惶而已勉旃諸子莫
待老來涙痕數行滴頷焉　已上藕絲孔中辨　寒公曰叮嚀能保
護莫令有點痕作麼生得無點痕去生死涅槃是點痕

心佛衆生是點痕天堂地獄是點痕喫茶喫飯是點痕
四大五蘊是點痕咳唾掉臂是點痕如何得脫得去若
眞箇要免如上過患只須見性所以達磨大師曰欲底
佛道先須見性

去年春鳥鳴此時思弟兄今年秋菊爛此時思發生綠水
千場咽黃雲四面平哀哉百年內腸斷憶咸京

文選三十謝靈運詩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註淮南
子曰黃泉之埃上爲黃雲崔顥行經華陰詩註咸京卽
咸陽秦漢建都於此故曰咸京

○此詩述舊懷又是寒公和盤托出底

○評曰寒公面前山河大地草木森羅行雲流水秋葉
春花總是自己本有常寂光本土而黃鶯囀花紫燕入
柳春蛙夏蜩皆是紫磨尤聚金身無所回避又大權菩
薩見一切衆生見徹生生父母世世兄弟所以哀愍猶
深所恨不知觸處湛然全是諸佛淨刹流轉五趣牢落
三有今每觀見諸佛刹土常樂哀念衆生永夜苦患深
哀念衆生永夜苦患深故追憶諸佛刹土常樂切故言
腸斷憶咸京咸京擬諸佛刹土者也作歷生是諸佛刹土
多少天台人不識寒山子莫知眞意度喚作閑言語

○此詩述無知音之嘆

可惜百年屋左倒右復傾牆壁分散盡木植亂差橫甎瓦
片片落朽爛不堪停狂風吹驀塌再竪卒難成

植寘悉職切音寘立也置也裁也百年屋涅槃經二十
曰譬如朽宅垂崩之屋我命亦尒云何起惡塌託甲
切音塔地低下也堅字畢木作豎
○評曰百年屋者謂四大空華幻質五蘊泡影肉身洓
第倦疲衰朽牆壁分散盡者血肉漸枯竭骨節盡疼痛
斬充片片落者髮毛齒牙總謝也狂風吹驀塌者謂無
常殺鬼一刹那間奪將去底時節再得完全大難也
精神殊爽爽形貌極堂堂能射穿七札讀書覽五行經眠
虎頭枕昔坐象牙牀若無阿堵物不曾冷如霜
左成十六年曰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
札焉戰國策燕王噲篇註札牒也甲之革緣如之五行

後漢書應奉傳曰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
莫不暗記讀書五行并下虎頭枕西京雜記曰李廣與
兄遊獵冥山北見猛虎一矢斃之斷其頭爲枕示服猛
祖庭事
苑三馭象牙牀戰國策齊閔王篇曰孟嘗君出行國至
楚獻象牀阿堵書言故事晉王衍妻郭氏貪聚斂衍疾
其貪鄙故口未嘗言錢妻欲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使不
得行衍早起見錢謂婢曰擧阿堵物去註阿堵眼中也
○此詩述能文能武之達士爲無錢受屈之嘆
笑我田舍兒頭頰底縶澁巾子未曾高腰帶長時急非是
不及時無錢趁不及一日有錢財浮圖頂上立
頰古協切音劫面旁縶貿入切音執絆馬足也晉書曾

襃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後綱紀大壞襃傷時貧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飛無足走浮圖梵語佛陀或云浮圖或云部多今并譯爲覺

○此詩上四句譲能笑之語下四句扶所笑人

買肉血漉漉買魚跳鱍鱍君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纔死渠便嫁佗人誰敢過一朝如破牀兩箇當頭脫

漉同活鱍鱍衆魚動尾皃

○此詩誡食肉荒色人畢竟重多少罪障

客難寒山子君詩無道理吾觀乎古人貧賤不爲耻應之笑此言談何疎闊矣願君似今日錢是急事尓

○此詩設傍難述意

從生不往來至死無仁義言既有枝葉心懷便險詖若其開小道緣此生大僞詐說造雲梯削之成棘刺

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又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枝葉易繫辭曰中心疑者其辭枝雲梯戰國策宋景公篇曰公輸般爲雲梯將以攻宋

○此詩說有道士與道混一而無佗伎

一餅鑄金成一餅埏泥出二餅任君看那箇餅牢實欲知餅有二須知業非一將此驗生因修行在今日

埏泥老子三十輻章埏埴為器註埏和土也二餅涅槃經五曰譬如瓦餅破而聲覺金剛寶餅則不如是夫解脱者亦無覺破金剛寶餅譬眞解脱

○評曰此詩設譬諭以比眞偽二種行人大凡行人有眞正與相似兩般是故解脱亦有眞正與相似兩般譬此有一人潜窮密參理盡詞窮到伎亦窮處意識盡消息盡此謂髑髏那畔是則抛身捨命嶮崖撒手魂飛魄散底時節少為蘇息歸來一斬一切斬一了一切了達理本根徹法淵源令持那邊無一點疑惑於祖師難透話頭分明透過了而後成辨長劫不退願輪與一切含識同共進成就佛道謂之一餅鑄金成底眞正行人誠實解脱茲有一人信受見聞覺知底光影認得湛然寂默底頼耶暗谷來為眞正無比大道揩磨淨盡以欲成佛道到死精錬刻苦終無一毫利益謂之一餅埏泥成底相似解脱虚偽行者未得謂得認賊為子底癡人修行在今日言即今錯一歩了則千里萬里全錯了所以達磨大師曰欲成佛道先須見性

摧殘荒草廬其中煙火蔚借問羣小兒生來凡幾日門外有三車迎之不肯出飽食腹膨脝箇是癡頑物

○評曰此詩全篇以法華譬喩品意述法華第三譬喩品曰爾時長者即作是念此舍已為大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時出必為所焚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

斯害父知諸子先心各有所好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情
必樂著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難得汝若不取
後必憂悔如此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
戯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汝所欲皆當與汝

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遷延倚巖坐足間
青草生頂上紅塵墮巳見俗中人靈牀施酒果

青草生觀佛三昧海經曰爾時菩薩坐於樹下入滅意
三昧三昧境界名寂諸根諸天啼泣涙下如雨勸請菩
薩當起飲食作是請時音徧三千世界菩薩不覺有一
天子名曰悅意見地生草穿菩薩肉上生至肘告諸天
曰奇哉善男子苦行乃爾不食多時喚聲不聞草生不
覺祖庭事苑載之

〇評曰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是單單體窮觀察
倚巖坐物我總忘卻心身共脫落足間青草生頂上紅
塵積亦不知此時生佛一如淨穢不二忽然突出金剛
不壞全身煥發寂滅實相全身此為眞正辨道佛子若
不然縱伱行萬善集衆德都是依草附木底野鬼閑鬼
何日免得流轉沈没苦患可悲俗中人不知有如上佳
趣空靈牀施昏愚酒果祭以為足徒空壇備臭穢犧牲
哭以為盡誰知盡是暗上添暗苦上重苦底夢中幻事

昨見河邊樹摧殘不可論二三餘幹在千萬斧刀痕霜凋
萎疎葉波重枯朽根生處當如此何用怨乾坤

河邊樹史記蘇秦傳評林引袁淑眞隱傳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隱居鬚智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經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栢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評曰昔鬼谷子授與張蘇二子書中教諭人生壽夭禍福悉依其所住當否乎公亦取其書中大意以阿學人最初錯入處不痛快故修行一生多勞疲有學人最初莽鹵入理不深遂見道不著實聞人說光影邊事認以爲佛法或著經教文字中顧覺向情量意識中兼當捉湛寂賴耶藏識以爲本具大道可憐一生半醒半醉終向寂靜空閑處指定空部情念以欲成佛道其在靜處則渾渾沌沌而雖似平穩纔向動處則如游魚離水似飛鳥失翼無半點氣力只胸喘肌汗而已是最初錯認門閭戶庭來爲立處不眞實基趾不堅牢故所以內識浪濁亂性海情波鼓激此岸常盪突菩提本根外六塵昏亂胸宇八風飛氷霜永戕賊覺樹枝葉恰如河邊樹浪衝枯朽根霜凋萎疎葉遲情量凡解屠害法身慧命恰似千萬刀斧痕非是佛法令然爲學人立處不眞

故也是故言生處當如此何用怨乾坤如真正衲子則
不然其最初憤起傑烈勇猛大志激發長劫不退道情
執一則難透話頭十二時辰三四威儀竪參横窮窮窮
到無可窮處和參窮底心一時打失氣息亦斷絶是謂
大死一番底持節於此路斷佛道淵源拔却至理根盤
如鳳離金網以鶴脱籠上下四維全無纖毫過患無半
點疑惑動静一如逆順不二生死涅槃大虚僞禪道佛
法閑妄想臨濟徳山誰家老禿奴爛嚼虚空骨吸盡乾
坤髓通身是狼毒涕唾亦鴆酒氣呑八紘眼空四海噬
石石郭亦可裂吹鐵鐵城亦可流野鬼恐走閑神悲哭
百億須彌一片脊梁骨盡大千界一枚廣長舌吐出萬

斛毒焰殺害四生含識其厚重寛大如彼嵩岱之松栢
華岳之檀桐上技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歳
不受斧斤痕佛祖亦挟手不得底瞎臭禿破落戸是非
所以佛法今然為從初入處痛快故也是故達磨大師
曰若人欲成佛道先須見性

怜底衆生病食嘗暑不厭蒸豚搵蒜醤炙鴨點椒鹽去骨
鮮魚膾兼皮熟肉臉不知佗命苦祇取自家甜
黄山谷詩曰我肉衆生肉形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
是隔形軀苦惱從佗受肥甘為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
看如何臉千臠切臛也又力減切臉臓羮也
（　）此詩呵世人不知苦因

讀書豈免死讀書豈免貧何以好識字識字勝他人丈夫
不識字無處可安身黃連搵蒜醬忘計是苦辛
搵烏困切溫去聲手擩物皃又設也管脩篇曰一年之
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此詩呵一向不窮已事不修道德徒耽著文字底癡人
我見謾人漢如藍盛水走一氣將歸家藍裡何曾有我見
被人謾一似園中韭日日被刀傷天生還自有
○此詩說能欺與所欺得失
不見朝垂露日爍自消除人身亦如此閻浮是寄居切其
因循過且令三毒袪菩提卽煩惱盡令無有餘
涅槃經三十四曰亦如朝露勢不久停智度論二十五

曰如閻浮提者閻浮樹名其林茂盛此樹於林中最大
提名爲洲洲上有此樹林林中有河河底市金沙名爲
閻浮檀金又名閻浮洲此洲有五百小洲圍繞通爲閻
浮提寄居魏文帝樂府曰人生如寄多憂何爲見文選
此詩寄朝露演世無常
水清澄瑩徹底自然見心中無一事萬境不能轉心既
不妄起永劫無改變若能如是知是知無背面
○此詩寒公老婆說話已透底士可也未透底士認之
大不可也
說食終不飽說衣不免寒飽喫須是飯著衣方免寒不解
審思量祇道求佛難迴心卽是佛莫向外頭求

楞嚴經一曰今日乃知雖有多聞若不修行與不聞等如人說食終不能飽 求字異本作看

○此詩說食得免饑衣得免寒𢌞得成佛決定理可畏輪迴若往復似飄塵蟻巡環未息六道亂紛紛改頭換面孔不離舊時人速了黑暗獄無令心性昏

事文類聚前集一曰天圓如倚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

○此詩述三界流轉苦以勸識得自性

○評曰寒饑禪者曰我聞閻浮提下方經四千由旬有大苦聚世界名爲黃泉冥府其城隍殿宇專以鐵石築成名道閻羅大城盡挂刀兵戈戟爲莊嚴其高廣貫大遶鐵過人間鐵網結烈火雖王侯貴介總無漏業鏡甚長空雖小罪蛸飛金無遺有八大獄帶二百六十別處有十大王率八萬四千部屬鬼卒獄奴各張馬頭牛首走獸飛禽互磨鐵爪金來火車縱橫轟走如屠家蒼蠅苦具參差羅立如廣野蘆葦有刀葉劍樹嶺有糞泥髏血川臭煙四圍猛火頻飛鑊湯沸迸如怒濤浪長天爐炭轟吼似迅雷劈石壁熱沙打面毒風裂肌造業緇素悲泣號哭動天環震地軸若詳說彼生衆生受苦少分忍土衆生大恐怖必吐血悶絕就中有一處名道黑暗獄永劫不見日月光黑火鎖然受苦無間鉄是毀正法

念處瑜伽智論所說也我每觀此說如攢毒箭於胸間
彼黑暗獄何日得了脫饑凍上座曰不可也不可也吾
子若向四千由旬下方尋覓黑暗獄驢年亦不得了脫
學人思念纔收暗昏昏地去癡黑黑地去處即是黑暗
獄處之本根而百千無量惡處總是從者裡幻出淨名
之道須彌相世界持人持不知認得爲本具大道[illegible]尊
裡全無纖毫過患何處在天堂地獄寔可憐譬如人患
狂嶮崖上下四維只是一箇嶮崖當此時豈可道無嶮
崖譬如人夢陷深谷上下四維只是一箇深谷當此時
豈可道無深谷　一切衆生日用所爲所行盡是夢中幻
事當此時誰知一切衆生無一點痕迹然則道無天堂

可哉道無地獄可哉吾子若欲透脫如上惡處向此黑
暗處把一箇話頭看乾峯和尚示衆曰法身有三種病
二種光你等諸人還委悉看去看來忽然踏翻黑暗獄
分明徹見須彌燈王如來名之爲大圓鏡智於此再回
首一看雲門出衆云菴內人因甚麼不知菴外事此話
若得如見掌上了了分明許你親了脫黑暗獄若不然
盡是黑纏衆合人叫喚泥梨滓

河沙三界輪念念未曾息纔始似出頭又卻遭沈溺假使
非非想蓋緣多福力爭似識眞源一得即永得
名義集無色界頂天名非有想非無想夫
(一)此詩示世間有爲善果不如見性功

昨日遊峯頂下窺千尺崖臨危一株樹風擺兩枝開雨漂
卽零落日曬作塵埃嗟見此茂秀今爲一聚灰

涅槃經三十四曰復次知者觀是壽命猶如河岸臨峻
大樹

〇此詩述生者必滅理

自古多少聖叮嚀教自信人根性不等高下有利鈍眞佛
不肯認置力枉受困不知清淨心便是法主印

〇此詩說不見自心性故行人多徒困苦

我昔大台山中有琪樹永言欲攀之莫曉石橋路緣此
生悲歎幸居將已暮今日觀鏡中颯颯鬢垂絲

琪樹文選孫興公遊天台山賦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
璀璨而垂珠駱賓王靈隱寺詩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
橋註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上有石橋廣不盈尺
下臨萬丈深澗惟忘其身然後能濟

〇此詩述世人無憤烈志不遂素志

養子不經師不及都亭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爲染
在薰蕕應須擇朋侶五月販鮮魚莫教人笑你

都亭鼠史記李斯傳曰李斯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
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又斯入倉觀倉中鼠食
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此李斯乃歎曰人
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
術未考都亭鼠事薰蕕左傳僖公四年曰一薰一蕕十年

猶有臭註薰香艸猶臭艸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
擇朋侶家語六本篇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
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
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所藏者黑
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者焉

○此詩誡爲人父者

徒閑蓬門坐頻經石火遷唯聞人作鬼不見鶴成仙念此
那堪說隨緣須自憐迴瞻郊郭外古墓犁爲田

蓬門出于前二十九首石火出一百六十七首丁令威
故事出前九十一首文選古詩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
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

○評曰寒公曰徒閑蓬門坐試道一把茅底閑卻柴扉
徒爾坐謂乎防意除情念杜絕萬緣謂乎將又彌勒樓
閣善財既入得後閣門乍閉謂乎

時人見寒山各謂是風顚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纏我語
佗不會佗語我不言爲報往來者可來向寒山

○評曰此詩似寒公自家一篇眞贊曰可來向寒山何
處是寒山

自在白雲閑從來非買山下危須策杖上險捉藤攀澗底
松常翠谿邊石自斑友朋雖阻絕春至鳥喧喧

買山事文類聚前集第十四戴德山人問襄陽節度于
頔求買山錢頔與百萬世說新書支遁字道林因人就

渓公買隠山渓公曰未聞巣由買山而隠入沃州小嶺
友朋詩伐木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我在村中住衆推無比方昨日到城下仍被狗形相或嫌
袴太窄或説衫少長攣卻鷂子眼雀兒舞堂堂
袴苦故切股衣也衫師咸切小襦也衫衣無袖端也鷂
弋笑切鷙鳥也彙善捉雀故名負雀又鷂類也攣彙
朗旬切戀手足曲也
○此詩寒公嘆無知己
死生元有命富貴本由天此是古人語吾今非謬傳聰明
好短命癡騃卻長年鈍物豐財寶惺惺漢無錢
語顔淵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許曰此詩演大凡人壽夭貧富智愚尊卑盡有報應
之理此謂天命世人不識破故施奇計設姦謀求富貴
希利達終身陷不義大錯了
國以人爲本猶如樹因地地厚樹扶疎地薄樹憔悴不得
露其根枝枯子先墜決陂以取魚是求一朝利
書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文選孟夏艸木長
繞屋樹扶疎註曰扶疎所謂枝葉四布皃
衆生不可説何意許顛邪面上兩惡鳥心中三毒蛇是渠
作障礙使你事煩拏擧手高彈指南無佛陀耶
不可説華嚴經説十大數其第九曰不可説兩惡鳥事
文類聚後集四十七尹吉甫子伯奇依繼母讒作伯勞

梟不孝鳥一名流離少好而長醜大則食其母蓋兩惡鳥伯勞梟煩拏宋玉九辯語也註擾亂也涅槃經十四有調達服酥受苦呼南無佛陀事

○評曰此詩説衆生爲三惡所役多顛倒

自樂平生道煙蘿石洞間野情多放曠長伴白雲閑有路不通世無心孰可攀石牀孤夜坐圓月上寒山

○評曰此詩説山居自適境界

寒山詩闡提記聞巻第二終